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 
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## 看“春影”，助春风

——以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为例谈电影的创新意识与文化追求

■文/左衡

现代流行文化。考虑到中国动作片在国际上的号召力，加上2025年以来各国访客对中国的正面宣扬，这块金字招牌有可能再次在国际影坛大放光芒。

《镖人》的流行文化身份，还在于它是根据同名国产漫画改编而来的。漫画原作其实已经混用着工笔、写意两种风格的艺术语言，在中国历史的轮廓线上虚构出了一个乍看光怪陆离、细思意趣横生的江湖世界。很中国，又很世界；很古典，又很现代；很酷炫，却满是正能量。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的羽翼与之初次接触，或许会皱眉，20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影迷也很可能觉得还有些不适应。但请了解，与《镖人》漫画同时正发生于当下的这些文艺现象，恰恰显露了新一代中国青少年的“心理—文化结构”。这才是我们今天考察和思索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前提之一。

一方面，由动漫、游戏、自媒体、AI等要素构成的“漫纪元”符号系统，以及由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、国际地缘政治局剧变化等现实构成的生活经验，这两者共同交织在年轻一代的意识深处。另一方面，前文所述的那些主题词，大多数时候反倒并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意识表层。只有当2025年春节档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、2026年春节档《镖人》这样的文艺作品出现且被他们看到并由衷喜爱时，他们内心的景观、精神的画像才被折射出来。每次看到这景观和画像的底色，都让人像是看到春天或青春，觉得踏实、温暖，有活力，有信心。于是，《镖人》另一个有趣的点，倒是所谓“反差萌”了：爷爷辈的导演，叔伯辈的演员，不但如此能打，甚至如此能玩、会玩。这再次证明，艺术生命和生理年龄并不是必然绑定的。

如果说，这个春节档电影工作哪个环节显得较弱，恐怕还是评论。相较于观众自发的、分散的评论，专业的评论数量既少，影响也有限，没能承担起合格的“导购”功能。暗合往年春节档的观影规律，《镖人》等优秀影片在档期中段开始发力，划出一道靓丽的长尾曲线。在视“后春节档”和3月影片更上层楼的同时，也希望评论、特别是专业评论也能不负春光，辅佐春风。

■文/李梅 王亚宁

《惊蛰无声》：  
在“静默美学”与“当代谍影”之间

价。开场不久揭晓黄凯身份的策略，虽然为人物心理刻画腾出空间，但也意味着悬疑感的过早释放。部分观众“打明牌”的观感，正源于此。“静默”与“悬疑”并非天然兼容，如何在“静默”中保持悬疑的张力，是此类美学探索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。

## 人物的灰度书写

传统谍战片往往将悬念维系于“身份未知”，让观众在猜谜中获得快感。《惊蛰无声》却反其道而行：它提前交底，将悬念从“他是谁”置换为“他为何走到这一步”。这种置换，将影片推向了人物伦理的灰度地带——一个比“抓内鬼”更复杂，也更贴近人性的叙事空间。

黄凯因何“失足”？并非政治信仰动摇，亦非经济利益诱惑，而是源于一个更日常的情感缺口——与妻子的矛盾让他一时失足出轨，而偶遇对象恰是精心策划的境外女特务。这一设计将国安人员从“神坛”拉回“人间”：人人都有弱点，而这份工作特殊性恰恰在于，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可能将自己拽入深渊。朱一龙用“清醒中沉沦”形容角色的悲剧性，让观众看到一个并非天生邪恶，而是在人性脆弱处被命运捕获的复杂形象。

然而，黄凯的完整性因对手角色的单薄而受影响。易烱千玺饰演的严迪作为配角，戏份有限、铺垫不足，使其反转难以产生应有的情感冲击。雷佳音饰演的李楠——一个不得志的化学博士，因译职称无望、经济拮据而走上背叛之路——虽着墨不多，反而因现实维度的刻画更具质感。这种配角塑造的参差，是影片人物书写的普遍问题，也提示当代题材创作在配角功能性之外，仍需赋予其必要的心理逻辑。

## 序列意义与行业启示

将《惊蛰无声》置于张艺谋的创作谱系

(作者单位:曲阜师范大学)

## 民俗再造、现实映照与幽默边界

春节档动画电影《熊出没·年年有熊》评析

■文/张启忠

风》，因为小羊们属于低幼年龄的角色，与现实生活的成人世界，难以自洽性的融合与生发。而“熊出没”中的光头强是自强不息的打工者，而熊大、熊二是动物世界的成人，尤其熊大，还是一位敢作敢为、足智多谋的角色。这为“熊出没”提供了嵌入现实热点的空间。光头强干完活，不愿意回家，因为怕回家被催婚。让人嬉笑之余，有所感喟。

《年年有熊》中的“年”甘愿放弃孤独生活与灵力，想在人间逍遥，活出潇洒的自我，这是年轻人的一种阳光的心态。有了梦寐以求黑发的光头强，难舍年兽的灵力；熊二恼怒别人嘲笑它的肥胖，甚至自我戏谑地称自己是“肥美”。这些都是青少年的乐观与通达。至于小人物王安全，兢兢业业，依然被人鄙视。加班三天三夜，就因为没看好看藏书阁，被“年”偷走了秘法卷轴而被迁怒；被热气附身后，心生恶念，没有辗转回身、重新做人的勇气。王安全的一生，则是一面生活境遇的镜子，折射人生百态。

现实元素的添加，在影片的结尾，年关零点将至，人世間也有一些不愉快。每天忙于照顾两个幼儿的妻子，对只愿维护工作关系、无暇顾及幼儿的丈夫，产生了愤怒；因为事故停车，火车上一个小伙子无法与家人团圆，对列车员产生了迁怒；年迈父亲因为女儿大龄而不成家，产生了斥责这种家长里短、日常生活中的琐碎，也是百姓生活的点滴。影片中，产生这种“恶”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，年关城内，煞气之魔与怪兽们更加肆虐，五个头的怪兽压制了光头强等魔族的力量，受此波及，人间有了恶语相向。但是，零点到，因为大自然的伟力作用，年关城的煞气立刻式微，而人间也是冬去春来、万物生机盎然的拐点。于是，曾经的矛盾烟消云散，亲人之间和好如初。观众通过这些情节，反思、回顾了自己的一年或者多年的生活与心绪。

当然，为了修复玄天仪，熊大与年一起寻找器灵的过程，更是人间生活的一幅长卷。有儿童的贪玩，有老人做泡菜的惬意，有年纪大了依然出摊的长者，更有父母外出打工、留守儿童毛豆的辛酸。这就是人生百味。相对于人类而言，有些特异灵力的年关城中的居民，依然具有人的属性。在年关城的危急关头，老太太见一只拖鞋砸向怪兽的行为，让人觉得老当益壮、捍卫和平的豪气。

现实元素的嵌入，致使《年年有熊》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中的青少年与成人。对于低幼观众，该片没有忽视。在熊大训练过程中，陪练者是一个叼着奶嘴的小孩，柔弱的小孩把强壮的熊大摔打得鼻青脸肿，被小朋友们嘲笑为“菜”的废物，引发了影院中小朋友的欢笑。

## 幽默与边界

因为是春节档，《年年有熊》必然设计和内置一些喜剧和幽默。该片借用了许多流行元素。角色方面，以中公豹、七品芝麻官造型分别作为姜总兵和大好人形象；动画角色超能力方面，姜总兵的搬运水瀑、化水为冰的超能力；道具方面，有一些行为器的仿生设计。这些，观众们似曾相识。但是，在熟悉中的异变，也是该片的创意之处。

儿童向的幽默。光头强与来到世间捕捉王安全的姜总兵斗法时，围着姜总兵电闪一般的旋转，还不断做着鬼脸；躲过姜总兵的冰块攻击，站稳之后，一块冰块从天而降，砸在了光头强的头上。这是一种基于角色性格夸张式幽默。在与煞气操纵的怪兽殊死打时，光头强跳起了街舞；年对熊二说：怪兽讥笑它肥胖，引起了熊二的斗志。这些设计乍一看与刀光剑影、生灵涂炭的场景有些错位，其实打断了恐怖气氛的持续，降低了低幼儿童的恐惧；在气氛斗转的气氛中，低幼观众们笑声不断。至于影片中多次出现一些被电击后的黑脸，以及骷髅幻影，都是让小观众增加一些理解的辅助。

市侩式的应答与错位。被临危受命、担任年兽后，光头强思忖：有了超能力后，打翻强迫自己的姜总兵以便逃走。而芝麻官答复心事重重的姜总兵时直言：训练光头强三人只是一个备用计划，等待城主归来，一切恢复正常。这样，各怀心腹事的应对，让人忍俊不禁。除了上述的幽默方式外，有些所谓的笑料需要探析。例如，玄天仪崩坏之后熊大来人间寻找“年”，穿着时尚的少女“年”在繁华的商业街上躲避着熊大的追赶，以至于熊大误碰了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转过身的造型与台词，存在着突兀之处。至于姜总兵与王安全对峙时，逞强的光头强，想协助士兵们推开紧闭的门窗时，撞飞了两颗牙齿，这个镜头以及隐含的光头强的疼痛和血污等，是否适合低幼儿童，也需要引起重视。

(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)

“熊出没”系列第12部动画电影《熊出没·年年有熊》总票房接近10亿元。自2014年起正式登陆大银幕，在故事情节方面，“熊出没”系列动画电影以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为主角，聚焦亲情、友情、冒险等议题，不断融合科幻、机甲、穿越等类型特质，进行着春节档动画类型的叙事模式探索。

## 角色生命的成功拓展

《年年有熊》开篇，以剪纸形式讲述了民俗中的“年兽”，就是一个狰狞残暴的吃人之物，被人间的爆竹驱赶、对联的震慑、红色服饰的辟邪。民俗中的年兽，只是一只凶厉怪兽，缺乏怪兽的来源、机制、作用的境遇。民俗传说形象通过动画建构生命样态，在《俑之城》(2021)、《山海经之再见怪兽》(2022)等国产动画中，进行了尝试和探索。而《年年有熊》成功塑造了一个可以闭环的、多维有序的生物链动机制。

想过年却不得的熊二，与甘愿放弃年兽灵力的“年”，签订了魔鬼之约。与被裹挟进来的熊大、光头强一起，被拖进了年兽的空间——年关城。

有玄天仪的时代，年兽与人间相通的中介机制是器灵。所谓的器灵，是一个老物件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承载了人间的欢乐、念想等明亮感情与心绪而生的精灵。人间的器灵，是粉色的软体性灵，是玄天仪的装置。年兽，也通过依附玄天仪的机械装置，间接从人间吸收能量，完成了自身的嬗变。这样，人间与年兽之间，建立了生命活力的传递机制。

年关城里的玄天仪，通过光波通透而增强年兽的力量，并将之投射到被封印的煞的空间中，绞杀、削减煞的能量，但是，无法斩尽杀绝。而煞能够危害、波及、影响年关城与人间的各种生命的气韵与心态。人间、器灵、玄天仪、年兽、煞之间，建立了相生相克的生物链，前提是年兽具有通透的异能。

其实，作为肉体的熊大，缺乏与玄天仪产生共鸣的体质，导致了玄天仪的崩坏，一系列的厄运又接踵而至。这样，民俗意义上的年兽，通过动画时空的刻画，与人间，形成了具有联动机制的生命状态。

民俗方面，人们认为红色和爆竹可以驱赶年兽。而《年年有熊》中的年兽，是喜欢“红色”，并能以此增长灵力。如果这个设计还只是一个笑料而已，那么经历了战争梦魇的人们相互友爱、团结，告别了悲伤与悲怆，在人间形成了欢乐，反而影响了心力衰竭的“年”，没有了可以依凭的玄天仪中介后，自身从人间直接吸纳了年兽斩杀煞气的活力与灵力，建立了人世間与灵性之间气相通的新通道。

这样，人世間与年兽之间的互相依存、互相促进的关系，是一种共生的生命体概念的延伸与迁化，使“年兽”从驱赶对象变为共生伙伴。

## 现实元素嵌入与映照

将现实生活中的“梗”与热点融入动画台词的动画电影，始于2009年的《喜羊羊之牛气冲天》，开启了动画台词现实指涉的幽默感，吸引了成人观众。但是，2015年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羊年喜洋洋》以7000万票房输给了《熊出没之雪岭雄